

法光法師訪問選錄

香港佛法中心同學會

法光法師

歷程與使命

目錄

前言

法光法師年青時期學佛的心路歷程

獻身培育炎黃子孫佛教人才

法光法師：學佛修行與佛學研究是圓融互補的

法光法師從佛陀的生命學習

謙卑求道——法光法師：所到之處皆佛理

法光法師：將佛學研究與修行相結合

51 45 36 21 17 03 01

前言

法光法師從港大「旭日佛學教授席」（明德教授）退休後，成立了香港佛法中心及光明精舍，致力於弘法利生。法師信願之真切，從他最近的一些開示和訪談之字裡行間，清晰可窺。我們選出了幾篇相關短文，願與大眾分享。從文中可以見到一些法師年輕時代的宗教情操及心路歷程，亦可歸納出法師心目中有這幾個重要的使命：

- 一 透過辦學，提倡在「信、勤、念、定、慧」的啟示下，「學佛而佛學、佛學而學佛」。
- 二 帶領佛學、佛典語言之研究，為下一代的炎黃子孫佛子提供有效的培訓，令其於弘法利生事業上能作出應有的貢獻，並於國際佛學界能佔一席之地。
- 三 承受玄奘法師的啟迪，在法師自己的能力範圍內，謙虛仿效透過佛典翻譯過程，培訓年輕佛子。

四 透過正法的弘揚，獻身於世界佛教，特別是中華民族佛教之統一。

冊中文章出處如下，特此鳴謝：

〈法光法師：所到之處皆佛理〉轉載自《香港佛教》；

〈法光法師從佛陀的生命學習〉轉載自《溫暖人間》；

〈法光法師：學佛修行與佛學研究是圓融互補的〉轉載自《佛友資訊》；

〈法光法師：將佛學研究與修行相結合〉轉載自《慈悲》。

另感謝陳芷涵同學在短時間內為講座錄像聽打轉錄成文稿；感謝香港佛法中心的 Andrew Lau 負責排版工作。由於經驗有限，如有錯漏之處，自然是我們的責任。請識者不吝予以指正。

香港佛法中心

二零二三年六月五日

法光法師年青時期 學佛的心路歷程

口述：法光法師
筆錄：陳芷涵

今天早上我們特別歡迎從新加坡遠道而來的兩位信徒，張三春和毅宏。剛好他們來到，我想藉此機會，給大家介紹他們的父親，張如觀居士，同時分享我年輕時學佛的一些心路歷程。

他們的父親沒來，因為已經歸西很多年了，但是他的故事很感人。我第一次認識他，是在去斯里蘭卡之前，在印度那爛陀大學讀書的時候。古那爛陀大學當然已經不存在了，但在其附近有間那爛陀學院。我的梵文最初大部份是在那邊學的。當時他們的父親帶著兒女去朝聖，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就感覺到他非常的真誠。那時我住在一間名為「中華佛寺」的小廟，在那爛陀村的村口；過著很儉樸的生活。那時我已下了決心，要學好梵巴文，深入經藏，以期日後能作出一些貢獻，令佛法發揚光大。這當中有一些自己難忘的心路歷程。

我年青時非常富於理想，最初感覺到「學問是學佛的障礙」；既然已出家學道，就要放下一切，不應再讀書，鑽研佛學。但後來看到一些刊物、書籍等，介紹一些西方傳教士，特別是幾位天主教的神父：一位是 de La Vallée Poussin，是比利時人。他的老師是 Sylvain Lévi，是法國人；他的學生 Etienne Lamotte，是比利時人。這幾個人讓我開始了解到，原來他們雖是天主教神父，終其一生卻致力於佛學研究，而且有輝煌的成就。到今天為止，在全球的佛學界來說，他們還是極有權威，少有佛教學者能超越他們的。

他們身為「異教」的傳教士，卻在佛法中找到意義，在佛學教理、歷史、語言上，幫我們佛子解決了很多難題，作出莫大的貢獻。原來他們都有文學博士、哲學博士、教授等名銜。他們全部精通佛典語言——像梵文、巴利文、藏文、日文、漢文。後來更加深入漢系的佛典。譬如 Poussin，花了二十年去研究玄奘法師所譯的《俱舍論》；比對真諦、藏譯等，把它翻成法文。到今天為止，這部翻譯可以說是最有權威性、最好的。要研究毘曇學、俱舍學的學者，這本書是必備的參考，做為依據。除此之外，他還花了十二年去研究玄奘法師糅合眾論師所釋的《成唯識論》，並翻譯成法文。此書是中國佛教最寶貴的佛典之一。最初西方學者能接觸到奘譯的《大

毗婆沙論》，主要也是他的功勞。從他傳出來的後，西方才知道，原來漢譯的《大毗婆沙論》如此寶貴。他雖然沒有將整部的《大毗婆沙論》翻出來——因《大毗婆沙論》是很大部的，共有二百卷——但裡面很多重要的部份，他已經都翻譯成法文了；特別是他發表的 *Documents d'Abhidharma*，是《大毗婆沙論》的部份選譯；我看到後非常感動。

Pousin 的學生 Lanotte，把《攝大乘論》、《解深密經》、《大乘成業論》等幾部重要的聖典，比對漢譯及藏譯，翻譯成法文。從這些翻譯裡所附加的極其大量的註腳中，就可以看出他們佛學的淵博。他們的研究是涵蓋整個佛教，能引經據典，出處包括巴利文經典、梵文經典、漢文經典、藏文經典。還有從玄奘法師的弟子的註解，譬如普光、窺基等。我不禁萬分慚愧：這些竟然不是我們佛教徒做的，而是外國人又是異教徒對佛學所作的貢獻！非常難得——深深地感動了我。更使我體會到今後我作為佛子的使命：我發願要從新振作起來，為弘揚佛學而認真鑽研佛學。於是思考如何開始。

大家在香港的《溫暖人間》雜誌上，也許已看到一份訪問我的報導。剛才說過，年輕時的我是很富於理想的。那時真的覺得通通都要放下，不要學

習了；恨不得一星期之內就成佛了：所以當這樣的情緒到了頂點時，我就決定非出家不可——其他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沒意義了。出家後，我回到了馬來西亞、新加坡。當然我不敢說，那裏當時沒有高僧大德。主要也許是因為當時還年輕，思想不夠成熟，感覺到真正有修行又有佛學修養的導師，很難找到。後到看到美國金山寺出版的《金剛菩提海》，執筆者主要是美國人及一群台灣的佛教徒一起合作寫出來的；內容談到他們如何在金山寺修行。我了解到那些美國人——他們這麼有學問，這麼年輕有為，很多出自良好家庭背景，擁有碩士、博士學位——毅然出家，跟隨著宣化上人學佛。導師一句英文都不懂，為了跟他師學習，所以他們要學習中文。他們非常聰敏，學習看中文的經典、學習誦中文的經。看到他們在雜誌裡的記載、描述，對導師的讚歎，都可以深深的感受到他們的真誠。所以我就發願一定要到美國去。當然很多人勸我不要去，說「您太天真了，您只是看到外表……」等等；講了很多。我想可能他們與宣化上人的思想有所不同，才不鼓勵我去。但我決心要去，於是就辦了相關的手續，飛往舊金山。

在宣化上人那裡呆了大約八個月，跟他們一起修行。他們日中一食，沒有早餐。每天三點多起床；如果睡過頭了會有人敲門叫您起床。四點上大殿，

喝杯水或茶就開始禪坐了，每個小時經行、禪坐、經行……這樣一整個早上，到十點是上供。吃完一天中的一餐，經行唸大悲咒 108 遍後，再繼續禪修，直到下午，各人有各人的工作。我是參加翻譯的。他們美國人很聰明，除了在漢文學習方面有所成就之外，也學習如何修繕寺廟。廟本來是人家不要的倉庫，很便宜的買下，找外面的技術人員來修理、裝修。在這過程中，他們向裝修工人學習，工人走了，他們就可以自己來裝修了。所以他們修行與各方面的學習，都極其真誠精進。當寺廟大門一關上，就變成另一個世界，沒有人外出。

當時我還有點反叛。因為我在圖書館裡所看到的資料，想進一步了解西方傳教士們是如何學習，如何精通這麼多國的語言，又能在佛學上如此出人頭地。我知道柏克萊大學有幾位佛學專家，包括 Lancaster 和 Jaini 教授。最近我在香港大學演講時，提到年輕時曾參學於金山寺，剛好 Lancaster 教授就坐在台下；我還開玩笑，說他可以做見證。我年輕時就找過他，跟他談起我重新深入佛學的決心。我當時如此求學心切，金山寺卻又如此嚴格，真逃避不了內心的矛盾。很不容易，才獲准外出到柏克萊大學幾趟。

但回想起來，在金山寺那段苦修的時期，對我來說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也可以說是我人生一個非常寶貴的體驗。在我參與翻譯任務的期間，我有時還有機會在圖書館裡看佛經、佛學論著，以及一些佛教刊物。了解到剛才我提到的那幾位神父，目睹他們在佛學領域裡的偉大成就。所以當時我就把他們當成我學習的典範。我也同時體會到：研究佛學，研究一個宗教的哲理，不一定要像那些「純學者」那樣的只為研究學問而研究；您絕對可以保有原來的宗教情趣。人家異教士都可以，為甚麼佛教出家人就不可以呢？最主要是看您內心有沒有真誠與足夠的信願。您的方向決定了，有了定向座標，再多的學問研究，也不會動搖你的學佛心。您是以「修行」為目的而學問的。從那時候開始，我認識到要「學佛而佛學」、「佛學而學佛」，把兩方面圓融起來。

後來因為當年年輕，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及理想，所以覺得那邊的方式未必適合我。但到今天為止，還是心存感恩及讚歎他們，儘管我們想法有點不同。我感覺第一、好像釋迦牟尼佛的修行不是極端「苦行」；第二、我既已想好好鑽研佛學了，而在那裡看來沒機會，所以我就想離開那地方。宣化上人對我很慈愛。他說：「這裡整個僧團裡只有您一位中國人，希望您能留下來。」後來我還是離開了到洛杉磯的另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共有三個單位。一個是「國際禪修中心」(International Meditation Centre)，另有一所「東方學院」(College of Oriental Studies)；現在好像已改為「東方大學」(University of Oriental Studies)。我在那裏學習過。我住在另一單位「越南寺」。在那裡，我與越南的佛教徒有很好的緣份；他們很照顧、愛戴、支持我。當年，年輕、富於理想的我，是如何知道他們的呢？我是在金山寺的圖書館看到他們的消息的，並了解到「越南寺」的方丈釋天恩法師曾留學日本，並拿到佛學博士學位。

天恩法師和諧可親，非常慈悲。我不認識他們，也沒人介紹。當時身邊只剩下美金兩、三百塊。而我就這麼樣去了，膽子真大。

「東方學院」有位頗有名氣的學者，叫 Leo Pruden。我聽過他的兩門課；「印度佛教史」和「俱舍論」；也從他學到了不少西方的治學方法論。當時他已開始將 Pousin 的法譯《俱舍論》譯為英文；邊譯邊講。由於我一直都關注著印順導師的著作，深受啟發；有時聽 Pruden 教授講課，覺得有點不太順耳，就引用導師所說，與他爭論。想起來實在應該慚愧。

我到了「越南寺」，跟天恩法師頂禮後，就率直地自我介紹並把我的心願

告訴了他。他很慈悲。但美國人是很務實的；入境隨俗，所以他也很務實。他說：「我們可以給您掛單，但是我們沒有房間。」他自己的徒弟每個都要繳租金；但我繳不起錢。我說：我可以睡在佛殿的地毯上。他說可以；但冬天到來後怎麼辦？我說，到時才算吧！就這樣開始。

在天恩法師的領導下，那些越南的信徒既虔誠，又有悲心。他們看到我這樣，一些越南難民們常買東西給我——我要看甚麼書、字典，他們就想辦法去找；也常煮點麵、飯，給我吃。還有「彌陀寺」是整個學院的一部份，他們也煮東西給我吃，還供養我。否則我無法生存。我沒外出，所以也沒花甚麼錢。那時真的非常富有理想，很有勇氣。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得到的熏習是非常寶貴的。今天我感到很慚愧；因我相對上很懈怠。那時候真的甚麼都不想，只想成佛；真的要好好學習，深入佛法，希望有日能像那些天主教神父那樣「深入經藏」。

後來天恩法師也很看重我。他們週日就像我們現在這樣，有念誦、開示。他都會讓我用英語講幾句話。由於他們的德行與慈悲，大概覺得這個年輕有為的法師，頗有學問、很真誠，所以很看重我。

洛杉磯有一間中國人的佛寺，好像叫做「圓覺寺」，是一位香港的「文珠」比丘尼主持的——很多年後，我在志蓮淨苑再見到她。天恩法師每週都會到那邊去開示。但他不懂得中文，需依賴一位居士來翻譯。後來天恩法師知道我是華人，懂得中文，就帶著我去幫他翻譯。當時我的腦筋比較好，很靈活；天恩法師講的，我無須記錄就可以直接翻出。大家都表示很滿意。天恩法師很高興我住在「越南寺」。他跟我說：「您不要離開這裡。如果您想讀博士，繼續深造的話，可以在這裡讀。」文珠法師也同樣很鼓勵我，表示樂意支持我深造。

但當時我已下了很大的決心，要到印度去。天恩法師跟我說：「您不要走，我跟你辦綠卡。」我說：「不要，我一定要到佛陀住過的地方，佛陀腳走過的地方，也就是印度。」因為我知道印度有個「那爛陀學院」，在那邊可以學習梵文、巴利文及佛學。最後他們也都成就了我。文珠法師給了我大約三千美金；越南的信徒們幫我買機票，包括我的行李箱等等。我就這樣到印度求學去了。這是我年輕的時候，生命中很快樂、很有意義的旅程。今天這些歷程對我的生命來說是很珍貴的體驗。現在很慚愧，不能像當年那樣精進。當年的信願是很深、很廣的。

在印度那爛陀學院讀書時的生活，可以說是非常困苦。「中華佛寺」很窮。當時中國籍的老法師已經不在了。寺裡只有一位老窩籍的法師，很老實、真誠；在學院念博士。我跟他一起住，生活非常簡樸、清苦。他們在寺院裡種點菜；木瓜也用來做菜。因為住在中國寺，他也一起吃素。

這所現代的那爛陀學院，最初十多年，程度非常高，因此馳名國際。很可惜我去的時候，種種原因下，它的水準已經一落千丈。之前如創校的 J Kashyap 長老 / 教授、S Mookerjee 教授、N Tatia 教授、U Dhammaratana 長老 / 教授等，都已退休了。剩餘下來的，除了以兩位（如 Vyas，梵文教授）外，其他的老師，都很令人失望。我當時的求知欲非常的強，很想學，卻在課堂上學不到東西。怎麼辦？我知道在村裡有位叫做 Brahmananda 的婆羅門教士，梵文非常好。他沒有家庭；我就請他每天晚上來我們的寺廟；我跟他苦學，給他泡茶、泡咖啡及一點錢。那時候在迦爾格達的一些華裔信徒，有時候來那爛陀朝聖，知道有位法師是華裔，生活清苦，都會拿點供養給我，例如食物、果儀。我是這樣生活過來的。文珠法師說過：「有甚麼問題，隨時寫信給我。」但那時嚴持原則，從來沒求過別人；只要不會餓死就好了。很感恩這位婆羅門老師，讓我學得許多梵文。其實當時自己覺得還不能受用他的學問；因為我問他一個問題，他就可以將整套 Panini 文法規則，

連同註解，全背出來給我聽。我問他一個字的根，他就講解一大堆。我有時真的吸收不了，但學到了很多東西。我的另一位梵文老師，是那爛陀學院的 Vas 教授。他現在還健在。我到他的宿舍跟他讀梵本《俱舍論》界品，也學到不少東西。他沒收我錢。

就這樣，我雖在那爛陀學院上課；實際上，梵文主要還是私下跟那兩位老師學的。一年多後，基於種種原因，決定離開那爛陀。但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那爛陀學院的水平，已經一落千丈。大部分的老師又很懶散，令我失望。第二、婆羅門教徒的「階級制度」。儘管我不是他們的一份子，但也看不慣他們那種對所謂的賤民 (Untouchable) 的輕視與欺凌。所以就決心嘗試前往斯里蘭卡這個佛國。剛好也有過一些善緣，認識那邊的一位法師。於是開始跟他聯繫商討。

就在此時，張如觀夫婦帶著他們兒女到那爛陀朝聖。我馬上就直覺到這位古稀老人的極度虔誠，深受感動。他在印度朝聖那段日子，也過得很清苦。當兒女們覺得那邊的食物無法下嚥時，他總是說：「我覺得很好啊！」。除了去拜佛，哪裡都不去。他跟我談了很多關於學佛、修行的問題。後來

我到斯里蘭卡就學，每年他都會去看我來兩、三次。有時跟夫人一起去，有時跟兒女去。他不是去玩；都是去朝聖，去拜佛。住在我掛單的寺廟裡；我們就陪著他到聖地去朝聖。

我記得陪他爬「聖山」Sri Pada。那山相當高。他一邊念佛一邊爬；爬到山頂，爬到天亮。當時他的年紀已不小。我們途中都需休息；我們勸他休息，他都堅持不要，使我又一次親身體驗到他的虔誠與偉大。我想生命中看到最真誠的佛教徒就是他了。從他身上——他的身教——學到很多佛法。他在我面前懺悔過幾次；跟我說他年輕時出過家，當時卻不了解到佛法的偉大，有機會學佛卻沒學好，有機會修行卻不懂得精進。後來還俗成家了，兒女一大群。到了晚年，他突然間起了很真誠的懺悔心，很想再出家，環境已經不允許了。他一直很激動，多次在佛前和我面前誠心懺悔。我在他的身上真的學到甚麼是「慚愧」。

我在斯里蘭卡讀書也沒人支持。但意志很堅強，不願攀緣任何人。張居士了解我後，就一直支持我。我要看中文的佛書，他馬上就從星洲寄過來，也常寄點錢給我；包括我後來成為講師後，住在一個破廟，要修理，他都

盡力支持我。那時他年紀也大了，在新加坡過年過節，兒女們給他的紅包、禮物、好吃的東西，他都存起來。等我到星洲弘法時，全部供養我。皈依了我，跟我學打坐。他開始認真地閱讀經典；看不懂的，就寫信問我。

後來他不幸中風。他對我信心極堅強，又多給了我一個因緣，從他具體的例子親身體驗到經中所說「信」的力量。加上他的真誠、懺悔心，我真的能親證到信力的不可思議！他中風時要家人立刻打電話找我。可惜當時因通訊不好，電話也很難打通，不像現在有電郵、微信之類的方便。我無法馬上到，就跟他念經、真誠為他求三寶加被。然後買到機票，到了新加坡，又再為他誦經、祝福、開示。

他說他有個心願：儘管身不能出家，還是心想出家。他想要受「八關齋戒」。雖然依照傳統，「八關齋戒」一般是在寺中一日一夜授的。但我決定成全他，帶他到新加坡斯里蘭卡佛寺 (Sri Lanka Aramaya) 的菩提樹下，跟他授了八戒，並與他一起坐禪。據說，當時醫生已建議他交代好後事，準備遺書之類的。他自己聽醫生這麼說，也很認真。但是，就因為他的真誠、信心、懺悔心，所以他渡過了那一關！

我回到斯里蘭卡不久，聽說他慢慢好起來——是個奇蹟——也多活了很多年。之後，還依樣每年最少到斯里蘭卡朝聖一次。如此真誠，如此有慚愧心；當時也感動了他的兒女們。但當時他們還年輕，不懂得佛法的寶貴，不懂得甚麼是修行。幾十年以後，因緣成熟了，他們也感受到父親的感召，開始真誠的學佛，到斯里蘭卡拜佛，也去了好多次。他們還學父親那樣來護持我，了解我如何弘法，非常難得。所以他們今天特別來看我，我就想與您們分享這個故事。這就是佛法，真正的佛法。我是真正的體驗到：甚麼是「真誠」，甚麼是「慚愧心」，甚麼是「信心」。張如觀居士的德行與無比的、廣大的信心，讓他能渡過了難關。而他的感召力量，他的「願力」，一直沒消散，一直推動著他的後代。今天，他的兒女們都承續了父親的「信願」。

法光法師獻身培育 炎黃子孫佛教人才

文：佚名

香港佛法中心的同學上法光法師的課時，應該聽過 Braine（巴利文，對法師的尊稱）感慨漢系的佛法研究落後於西方。最近法師接受訪問，談到開辦中文佛學碩士課程的理念時，深入談及自己的心願，殷切殷切，令人感動。他說：「我一向有這樣的心願，如果我有所成就時，會獻身炎黃子孫下一代的佛法培訓。」

法光法師說，提倡漢系佛學研究這個心願並不是這一兩年才有。他憶及年青時研究佛法時，看的參考書都是日本和西方的書，這些書講得精彩，有條理，引經據典，但漢系的佛學研究書籍相比就不是那麼有份量。他當時常常想，為甚麼我們炎黃子孫，中國的佛學系統這麼落後呢？希望提高漢系佛學研究水平的願望，推動了法師自己投身於佛學研究。

以提升漢系佛學為己任

法師表示，從大概兩個世紀之前，所有重要佛教經典包括大乘經典都是要等到西方學者，甚至要等到天主教的神父研究中文佛學，再將中文重要經典翻譯成英文、法文或者德文。佛子，尤其是漢系的佛子——炎黃子孫，真正研究佛學並在國際佔一席之地非常少，比起英國、美國、歐洲、日本的學者，是遠遠在人家之後，他稱：「我們應該覺得很慚愧。我們有重大的任務；這個任務我們還沒做到。所以今天我們要提倡佛學研究，尤其是漢系的佛學研究。」

在香港辦佛學課程並不容易。法師曾在一家佛學院教學，結果辦了一屆就停了。法師認為，未能成功持續辦學的佛學院，他們所教的內容基本上很傳統。因此，在辦中文課程的時候，法師的方向明確：「我們要打破這樣的局勢，在佛學研究方面重整起來，特別是中文佛學研究。我一直希望以中文辦正式有大學治學方法及吸收現代西方文化精華的教育系統，這些需要時機，現在似乎時機慢慢到了。」

法師退休了，有時間實踐自己的的心願。香港佛法中心去年辦第一屆中文佛學碩士課程。法師說，開始時不知道反應會怎樣。現在看來，無論學生報名人數和老師的水準各方面都很好。他感到安慰，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自信有最好的師資

他特別感謝老師們：「我們中文科的師資，在我十多年在香港教學所知，中文方面最好的師資應該都在我們這裡。」中文碩士課程的導師，包括在香港大學任教的廣興教授，以及深受學生愛戴的佛教美術專家崔中慧博士。

法光法師表示，佛法中心的課程跟隨現代學術系統設立，考慮到內容整體性。中文碩士設兩課必修課：初期佛法和印度佛教史。他說：「如果我們對原始佛法，初期佛教沒有相當理解，恐怕對後期的佛教也沒有鞏固的理解，所以我們強調首先研究初期佛教。」佛法中心還提供其他課程包括大乘思想的中觀，有唯識、大乘佛法。法師希望自己將來會有時間和精力用中文教巴利文。他現在用英文教巴利文經典選讀以及梵文文法。他稱，以他所知，在香港還沒有其他學府這麼注重原始經典的研讀。

談到香港佛法中心的教學水平，法光法師表示：「談到學術，我們應該不遜於其他人。這不是我們自大，意思是我們要辦得好，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炎黃子孫的傳統。所以我們要認真，要做得出色，但同時要知道我們不是為了推廣學問，乃至不是為了推廣教育而教育。」

被問及甚麼人適合報讀佛法中心的課程，法師認為各層次的人都應該報讀。他稱，很多人，包括佛教徒和非佛教徒，都不知道大學的有系統佛學課程是甚麼一回事，「我覺得他們應該給自己一個機會，來理解我們所強調的佛學是甚麼一回事。」法師稱。在佛法中心，老師不單止教書，也認為教學是人生意義；學生來聽課，除了學佛學的知識也聽到佛法，因而得到法喜，覺得有意義，生活中可能有很多的煩惱忽然變得很其次。法師說：「希望通過佛法研究提供一個平台，有這種氣氛和一個機會，給與師生在這個過程得到啓迪，得到人生意義，自己去發現甚麼是真正佛法，真正的佛法是甚麼，而將它應用於自己的生命，這個是最重要的。」

法光法師：學佛修行與 佛學研究是圓融互補的

文：靜慈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看作是所謂學者型法師。我認為，首先我是一名佛教徒，我不分宗派，我的主張是向佛學習，直探世尊的本懷。」

2023年2月6日，一個涼爽的星期一的早上，我們有幸在大眾學佛研究會一樓大廳，見到國際著名佛教研究學者、香港佛法中心（BDCHK）創辦人法光法師（Venerable Professor K L Dhammajoti），並與法師做了一場較為深入的訪談。

這是法師闊別多年，再次到訪獅城，並應大眾學佛研究會及佛教曼荼羅學會的邀請，分別於2月3日、4日晚上，假大眾學佛研究會二樓大殿，分別以英語和華語做了兩場開示，吸引了眾多法師及信眾到場聆聽，同沾法喜。

法光法師自 1982 年在斯里蘭卡凱拉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Kelaniya) 研究生院任教 20 餘年，後在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任教 10 多年，目前也是中國人民大學講座教授、泰國國際佛教大學名譽校長、印度普納大學兼職教授等。

法師從事英語、漢語佛學教學與研究長達 30 餘年。精通中文、梵文、巴利文、英文等多種語言，並能熟練閱讀漢、藏、英、日、法等多種語文的佛學資料，尤其對南、北傳佛教哲學思想研究有很深造詣，其「說一切有部阿毘達磨」研究在國際佛學研究中處於領先地位。

法師代表作包括：· *Sarvāstivāda Abhidharma*《說一切有部阿毘達磨》、《入阿毘達磨論之英譯與研究》、*Reading Buddhist Sanskrit Texts*《梵文佛典導讀》¹、《巴利佛典導讀》、*Abhidharma Doctrines and Controversies on Perception*《阿毘達磨知覺論之教義與爭論》²等。

從法師的簡要履歷讓我們瞭解到，法師不僅長期任教於高等學府，更有大量中英文學術專著出版，被普遍尊稱為「學者型法師」。我們的訪談就從「學者型法師」的尊稱談起，法師卻一再謙遜地糾正說，他只是一名平

¹ 原文載：《佛教梵文經典讀本》

² 原文載：《阿毘達磨關於感性認識的教義和爭議》

凡的佛弟子，陰差陽錯進入學術研究領域。法師的回應帶出法師基於「五根」的學佛理念，和一以貫之的「學佛而佛學，佛學而學佛」的教育宗旨。法師也愉快地追溯、回顧了自己數十年來的「學佛佛學」的佛法人生，讓這段訪談尤為珍貴難得。

「研究」與「修行」的相互關係

在談及「研究」與「修行」的相互關係時，法師表示，應不變隨緣。畢竟時代不同了，當代，人們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較高，公眾人士以及佛教徒更希望從理性層面理解佛教，希望深入佛教義理的修與學。法師強調：佛教是「宗教」，是以人為本的宗教；而非僅是一種「哲學」、「倫理學」、「心理學」或「生活方式」。在此，他認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教授的觀點：「人類對宗教的需求，植根於其存在本身」。「問題不是『宗教』與否；而是哪種宗教」。稱佛教為「宗教」，是強調人的困境不能僅在理性思維和普通的心理學層面得到真正解決，而是必須要進入身心整體的最深處不可；這最深處可方便調之為「宗教」層面。如果法師們能夠有系統，有條理地闡述佛理，相信更能吸引當代知識階層對佛學的興趣。

佛學是配合學佛，學佛離不開佛學。法師明確指出，「五根」——信、勤、

念、定、慧，是修行的法門和途徑，同時也是一個理想。「信」是信心，學佛從信心開始，這是學佛的感性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開啟。有信還必須要有慧，才不至於出現偏差，由此展現出學佛從感性向理性深入的過程。「慧」屬於理性方面。凡夫還沒有證悟的智慧；但可以利用理性分析，思維的理解力，深入經藏。在更高的、證悟的境界，「慧」就是無分別的智慧，遠遠超越理性思維，概念分析。在正覺中，是智信合一的。「勤」表示修行上的精進，以求「自淨其意」「定」與「勤」是一對，代表人的內在和外在外在，內在方面要能定，外在方面要能勤；動與靜相融和。信與慧統一，定與勤統一，都需要藉助於「念」。

研究佛法不表示沒有修行。研究與修行，二者不是對立，非此即彼；應該是圓融、互補的。如果沒有修行，也無法有更高深的正知正見。法師說，人們常常把印順法師稱為「學問僧」這樣的說法似乎認為印順法師就是做學問的，沒有時間修行。其實印順法師對佛法的信心，對佛理的思考，鑽研佛學的一生，就是修行——契合佛法的人生。印順法師曾表示，他接受博士學位是為了啟發後代。法光法師坦言，印順法師的佛學研究精神及其佛法人生，對他影響很大。

法光法師成長於南北傳佛教和諧共存的馬來西亞。小學六年級時皈依了吉

隆坡北傳的龍洗法師；中學時代傾向於南傳佛教。後在海外留學期間，受到英籍僧護（Sañgharakṣita）導師的影響和啟迪，重新開始深入大乘佛法，曾在臺灣吉祥寺受戒。後來在斯里蘭卡攻讀碩士期間，因緣殊勝，在台中獲得印順導師親自為他講解《入阿毘達磨論》及毘曇學。雖僅是短暫的一個月時間，但能每天（除周日）聽講學習，法光法師表示無限感恩，法喜無量！在此前，法師已讀到印順法師的《佛法概論》，看到其中多是原始佛教的資料。也讀過導師的《唯識學探源》、《性空學探源》、《攝大乘論講記》、《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等專著，極受啟發。更隨喜讚歎像印順導師如此精通三藏的漢傳大師，能意識到探究原始佛教和毘曇義理的重要性！法師開始認識到，自己在佛法中的成長，不能是幼稚的「回小向大」。也由此認識到：要正確理解佛教義理的開展，就非拋開宗派的偏執，直探正法不可。而這樣做，也不等於要摒棄自己所屬的傳統。在印順導師的時代，發心研究早期印度佛教，有著不少困難，不懂外語、梵文、巴利文，很難直探世尊佛法本源。在大家還在談論大小乘的時候，印順法師已經意識到原始佛教的重要性，通過自學日文，深入研究原始佛教、印度部派佛教。法光法師受此啟發，也曾到臺灣學習日文，目的也是想突破宗派的曲折，直探世尊本懷。

法光法師也以中國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大師為例指出，玄奘大師有客觀的治

學方法，有語言工具，精通梵文，精通佛理。雖然始終尊崇瑜伽行派的傳統，而同時能超越宗派的限制，並把研究與修行圓融結合。玄奘大師西行求法，動機在於《瑜伽師地論》在當時還不完整，而這是他的佛法理想。為此，大師在去往印度的沿途刻苦學習各國語言，精通梵文，就是為了直探佛法真實義，以及把《瑜伽師地論》的完本帶回中國。他在印度研學的，不限於己宗的瑜伽行派，還有毘曇學等。歸國後所獻身翻譯的經論，除《瑜伽師地論》外，還有兩百卷的《大毘婆沙論》等寶貴的毘曇學論書，和六百卷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等。這種融合並超越宗派的智慧與修證的使命，給了法光法師莫大的啟迪。法師對玄奘大師有深入的研究，曾多次作專題演講，強調大師並非「純學者」，又談及大師的宗教情感，如發誓要與彌勒菩薩下生再來，圓寂之前的景象，以及弟子所記錄的大師教導翻譯的過程，處處體現了大師的修行境界。

從宗教情感作為開始，要深入佛法，就需要加強研究。但不是為研究而研究；目的在於要修證，要成佛。這也成為法光法師個人佛法人生的路徑和寫照。在法光法師的身上，充分體現了一位當代法師致力於研究與修行圓融的修行之路。正如法師一再強調的，學佛需要佛學，佛學為了學佛。

法光法師 1949 年出生於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是多元種族，多種宗教信仰

的國家，較多看到的是北傳和南傳的法師及寺廟。法師受過南傳比丘戒，早年也在臺灣受大乘具足戒。但數十年來始終保持南傳佛教一襲黃色僧袍，偏袒右肩的裝束，即是從佛陀時代延續至今的南傳僧侶形象。法師說：「這樣的袈裟法衣並非表示我的宗派偏向；是我的信仰所在，能感受到釋迦牟尼佛當時的生活，對我深具啟發、啟迪的力量。」

（一）美國三藩市金山聖寺

法師回憶說，年輕時他非常富於理想，衝力非常之大，恨不能禪修七天即成佛。正是在這種強大的渴求正法的沖力推動之下，法師因在一本《金剛菩提海》雜誌上看到宣化上人在美國培養了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西方年輕佛弟子，他們發心出家，精進學佛，法師深受感召，於是發願要去美國參學求法。當時幾乎身邊沒有人表示理解和支援，旅費、簽證、聯繫等全無著落。但是願力不可思議，後來居然一一實現。法師於1970年代末，來到美國三藩市宣化上人住持的金山聖寺，開始了八、九個月的艱苦參學之路。

宣化上人及其弟子踐行傳統大乘寺院的修行儀軌。日中一餐，沒有早餐。

每日凌晨三時多起身，四時上殿，不少年輕西方弟子在練「不倒單」的苦修。宣化上人每周開示六天，星期一休息，就讓弟子們輪流講法，外面的信徒也來聽。每晚宣化上人宣講《華嚴經》，開示佛理，待到回向結束，已是十點多。從中法光法師也在思考，修行如何不走極端苦行，保持體力走更遠的路。

(2) 美國洛杉磯越南佛寺

隨後，法光法師也曾在洛杉磯由天恩 (Thien-An) 法師住持的越南佛寺掛單一段時間，與當地的越南難民信徒以及華人信徒結下善緣。他們成為法師後來立意要到印度那爛陀大學求學的支援者。

法光法師回憶說，最初真正激發他從事佛學研究的是在圖書館看到一些西方傳教士的研究事蹟，特別是幾位天主教神父，如比利時天主教神父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1869-1938)，他的法國籍老師 Sylvain Lévi (1863-1935)，他的比利時學生 Étienne Paul Marie Lamotte (1903-1983)。Poussin 花了二十年時間研究玄奘大師翻譯的《俱舍論》，比對藏文譯本、真諦法師漢譯本，也參考了僅存的梵文注

解《明瞭論》(Sphuṭārthā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vākhyā)、日文的《冠導俱舍論》、玄奘漢譯的《大毘婆沙論》和《順正理論》等。他是將《俱舍論》翻譯成現代語文的世界第一人；書中極其詳盡的註解，揭示了他對所有聖典語言以及佛學的淵博知識。

法師說，這幾位西方頂尖級佛教研究學者，他們是天主教神父，但他們畢生致力於佛學研究，取得輝煌成就。迄今為止，他們還是極具權威，少有佛教學者能夠超越他們。同樣令法師感動的是，從他們的研究著作的字裡行間，流露出他們對於世尊的尊敬，和他們個人的修行境界。

這是法光法師學佛觀念發生改變的轉捩點。原先認為「學問是學佛的障礙」；既然已經出家，就應一切放下，不必鑽研佛學，不必再讀書。但看到西方佛學研究者的成就，就在思考：同樣是人，為什麼外教徒可以把佛法研究得如此深入？修行境界如此之高？這一定是有方法可借鑒的。西方有客觀的治學及研究方法，充分具備語言工具。於是法師立志要認真鑽研佛學，直探世尊的正法本源。

(3) 印度那爛陀大學

要如何做到直探世尊正法本源？就是要精通梵文、巴利文，能夠直接閱讀並翻譯佛學經典。於是，法師的佛學研究之路，自此發生重大轉折。他從西方回歸東方，直接前往佛教的發源地印度，設法來到那爛陀大學，從梵文、巴利文學起。

遺憾的是，彼時的那爛陀大學已經不復當年的盛況。經過三代學院領導層的更替，當時是由同情佛教的婆羅門學者管理，教學水準一落千丈。法師正值年輕，住在那爛陀村口一間幾近荒廢的小廟「中華佛寺」。當時寺院還有一位來自老撾，正在那爛陀大學攻讀博士的法師，他們過著異常儉樸的生活，法師則一門心思想要提升梵文知識。

法光法師十分好學，勇猛精進，不僅在學校向老師請教，還找到一位名為 **Brahmananda** 的婆羅門行者。這位行為怪異，不受人待見的沙門，卻是梵文功底深厚，可以背誦經典及文法註釋。那段時間的校內校外的苦學，為法師打下梵文基礎。

(4) 斯里蘭卡凱拉尼亞大學

法光法師深感當時那爛陀大學教學質量差強人意，並且對印度種姓制度的無法理喻。隨後，法光法師經介紹來到斯里蘭卡久負盛名的凱拉尼亞大學，繼續修讀深造。法師說，作為一個出家人，他並不想用所謂的人生規劃來設定自己的人生走向，而是堅定佛法的信念，隨順因緣，讓人生產生自動自發的走向。也因此，在回顧斯里蘭卡期間及其後，長達 30 餘年的求學、教學與研究的佛法生涯，法師說自己也很感嘆因緣不可思議，陰差陽錯竟然在高等學府深耕鑽研幾十年。原本以為會始終停滯在英語世界；沒想到有一天會來到講中文以及粵語的香港。

凱拉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Kelaniya) 始建於 1875 年，是國際著名的歷史悠久的佛學院，1959 年改製為現代化大學。1942 年，中國近代高僧法舫法師成為第一位在此學習，並留校任教的華人僧侶。法舫法師於 1951 年英年早逝，圓寂於此。法光法師於 1980 年代在此求學，並得到校方的高度賞識，獲得教職，成為繼法舫法師之後被敬為「中國法師」的第二位華人僧侶學者。

法光法師當年在斯里蘭卡凱拉尼亞大學的佛學研究生院任教期間，最早接觸到的來自中國大陸的學僧是著名的「五比丘」：廣興、建華、淨因、圓慈、學愚等五位法師。他們受趙樸初居士的推薦及中國佛教協會派遣，在斯里蘭卡求學前後八年，得到法光法師在學業上的親自栽培和照顧，鼓勵他們提升學業。他們在研究生院成功獲取佛學文憑、碩士學位後，又分別到英美深造，取得博士學位，如今成為中國佛教界具有國際知名度的法門龍象。

(5)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說到法師與香港的法緣，同樣也是不可思議。法師原本在斯里蘭卡創辦了一間孤兒院，運作經費主要來自新馬信徒的供養和他在大學任教的微薄薪酬。因經費有限，令孤兒院的發展受限。後轉為佛學院，特別栽培孟加拉籍的學僧。學僧越來越多，為了能更有效地、有組織地管理發展佛學院，法師決定利用自己在凱拉尼亞大學累積的「休息假」，於 2004 年以訪問教授的身份任職於港大的佛學研究中心，兼管在蘭卡的佛學院。

期間，港大副校長李焯芬副教授提議法師正式加入香港大學。在經過來自

歐美、中國等地評審團的專業評審後，法光法師以「明德教授」身份任教港大。「明德教授」是校內高級教授的崇高榮譽。

(6) 香港佛法中心

2015年，從香港大學榮休後，法光法師在幾位學生、弟子及信眾的護持下，創辦了「香港佛法中心」，致力於為有志於學習佛法之人士提供巴利文暨佛學文憑、文學碩士（佛學）、哲學碩士（佛學）及哲學博士（佛學）等專業學術課程。內容涵蓋南傳、漢傳與藏傳三大佛教系統的教義及史觀，同時強調巴利文和梵文的培訓。完成課程並考核合格的學生將由斯里蘭卡凱拉尼亞大學直接授予學位。

由於教學研究的重心從斯里蘭卡轉移到香港，也讓法師有機會接觸到更多受中文教育的優秀年輕學子，過去法師出版的都是英文著作。近年來，借助於教學相長的互動機會，也透過他帶出的優秀博士生，不斷翻譯出版中文著作。法師表示，他的使命的一重要部分，就是培養更多優秀接班人，特別是華裔佛子。

法光法師最早在香港大學開辦《阿毘達磨》(Abhidharma) 課程，幾乎大多數人所知甚少，認為這是佛教「論」的部分，是很枯燥或瑣粹的學問。但當時學生中流傳一句話，「法光法師的課一定要聽，不聽可惜！可是聽也難聽懂。」除毘曇學外，法師也在港大講授印度瑜伽行派義理、大乘佛教、佛教梵文。阿毘達磨教義的確深奧難懂；但學生們還是聞訊而來。在斯里蘭卡凱拉尼亞大學、加拿大 Calgary 大學以及香港大學的教學，奠定日後阿毘達磨研究著作的陸續出版。此外，法師還在國際研究刊物上，發表了數十篇很有份量的論文，也在著名的百科全書裡刊載過重要的佛學文章。

法師說，他在每年的教學中都會對講課內容有新的修訂。經典的內容博大精深，可以從不同的方面去理解，不斷做進一步深入發掘。所以每年的講課也會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不斷充實、完善、豐富、深化。因此，所出版的著作每一新版，內容都有所更新，不斷豐富。

結語

與法光法師的訪談，讓我們深刻感受到法師對學佛修行的宗教情操和佛學研究的客觀理性必須圓融統一的真誠信念。更深刻體會到法師力求整體提升佛學研究能力，讓佛教文化真正在國際學術領域發揚光大的悲心願力。

漢語系佛教保存了大量珍貴資料，如《阿含經》、《大毘婆沙論》、《順正理論》、《大智度論》、《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龐大的知識寶庫。但在佛學研究方面，我們應該避免偏見，客觀探討整體佛教的歷史發展，並加強語文能力，尤其是聖典語言的學習。在方法論上，謙卑汲取好的研究方法，秉持嚴謹客觀的治學態度。

法光法師也曾多次在開示和受訪中提出「要融合南北傳」的觀點。這是絕大多數人想都沒想，或者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法光法師表示，這樣的觀點需要有人提出來，喚醒正念，做出努力。要真正理解世尊的正法，必須要超越宗派的偏執。但法師同時也強調：我們應同時愛護自己選定或所屬的傳統；通過回歸釋尊的正法，以印證、鞏固自己的傳統。佛教需要統一和超越，而不是分裂和分化。

法光法師從佛陀 的生命學習

文：汪橋

時時看着佛陀的人生學習，
作為佛子向佛陀學習，這不會錯的。

——法光法師

位於上環的香港佛學中心的大堂，供奉着一尊偌大的印度佛教造像風格的白石佛陀坐像，佛像前擺放着鮮花、水果、玲瓏的水晶燈。佛陀跏趺而坐，靜靜地微笑……到中心上課的學生，走向課室前，必會經過佛陀像。學生們或合十問訊、或俯身拜佛，或在佛像前靜坐一會。這座佛像由中心主席法光法師親自由斯里蘭卡迎請過來，反映法師修行的方向，也透露了他創辦香港佛學中心的理念：「我們需要的不是學識，而是宗教的情操。」

志願做個好佛子

在香港辦佛學中心是具高度挑戰的工作，法光法師給予大家的印象是「盡形壽投入佛學研究及教學，遠離世俗事」。在退休之齡，法師承擔起主持佛學中心的工作，並擔當重要的教學角色。問法師，教佛學是否他人生最大的志願？「不是這麼說，不是這麼說……」法師笑着連聲澄清：「我最大志願是做個好一些的佛教徒，不是要做學者。」他強調：「第一、我是佛教徒；第二、我是出家人；第三、才講到是學者。」

佛學而學佛 學佛而佛學

雖然強調宗教情操，法師亦同時肯定了解佛法的重要：「因為要學佛而去接觸佛學。在佛學的過程當中學到佛，兩方面配合，佛學就是修行。佛教強調理解，需要和宗教情操融合。」他以佛陀親自教導的五根法門——信、勤、念、定、慧，指出修行需要理智、情感、靜、動，陰陽各方面圓融。信是宗教情感，慧是理解，兩者須圓融；勤是動、向外、陽性；定是靜、向內，陰性，兩者須圓融。圓融均衡需要念——通過念，知道宗教情

感偏重了，或是理解偏差了：「五根法門，這是我人生的佛子修行原則，也是在佛法中心強調的主要原則。」

「作為佛子，我如果有這樣的能力，就要帶頭告訴大家研究佛學的重要性。」法師說，辦佛學中心是為了實踐自己的生存意義：「我從佛陀學到怎樣獲得人生的意義，就是把個人的困苦和眾生的困苦打成一片。應該從佛法中利他，從中完成自己的生存意義。」

「向想學佛法的學生，有系統地、從心講出佛法，我得到法喜、生存的意義。這對我非常重要，是生命的啟迪。」筆者曾經聽到佛法中心的學生分享上課的體驗：「聽法光法師講課，感覺很接近佛陀。」在訪問法師的過程中，筆者也有同樣感受。

辦佛學中心實踐人生意義

在世界各地多間大學教授佛學近四十年，他深明世間組織的架構帶來的束縛和考驗：「大學、社會都會有要求，有時會忘失自己的使命，我時時提

醒和警惕自己：怎樣從佛陀的生命中得到啟迪？作為佛子如何生存於佛法？」他在外辦學，是希望強調一些佛法中的重點。

學習佛陀「逆流」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靈性上的「個己性」(true individuality)，在佛法的基礎下，保持自己靈性上獨特的本質。法師以佛陀一生的經歷為例：當佛陀還是悉達多王子之時，擁有世人追求的一切，社會地位、榮華富貴……他因目睹生老病死而放棄了一切，尋求靈性的覺悟，成為佛陀；他反對階級觀念、反對神我的主流思想、反對造物主的信仰，在當時的社會來說，這些概念都不是符合大眾所追求和嚮往的，所以佛陀其實是「逆流而行」。

悉達多太子的處境和現在的年輕人身處的社會一樣：物質文明、富裕、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內裏覺得空虛，有憂鬱感，佛陀經過這些思維，從中理解到人的困境，明白一切眾生都離不開生老病死並開始修行。佛陀成道以後，也有很多達官貴人追隨他，他還是堅持行腳，在生命終結前的一刻，他仍然在弘法。法師感悟：「因為佛陀逆流，今天我們有佛法。如果佛陀『順流』，充其量只是印度教的一個宗派。從佛陀的人生學習到『逆流』

……有時候要停一停、想一想，是否要用大眾一樣的方式去做？」

法師解釋，靈性的個己性 (true individuality)，必須以佛法為基礎，而非刻意追求與人不同的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不跟從主流不是自大，而是要保持自己的真誠。我是佛教徒，佛法是我人生的指南。我要時刻警惕自己，無論在甚麼環境，為了修行、解脫而保持自己的原則。」

要在主流中保持個己性，我們需要正見、念力。身邊的人物慾橫流，你是否也這樣呢？你需要自己作決定。「像我們這樣的凡夫，需要時刻提起正念。」法師強調，知道自己的貪、嗔、癡，知道自己哪裏走差了，如何改正自己。「我今天跌下來了，如何爬起來？這樣做就是在修行。」

愛護自己的傳統 超越傳統

穿着南傳佛教袈裟的法光法師，在求法的路上，原來最初是在漢傳佛教的體制下出家為僧，法號宗光法師：「這是誤解。我希望弘揚的不是一個傳統，而是超越宗派觀念。」在這次訪問，法光法師罕有的談到他早期的修

行過程。沿着佛陀的足跡，法師的修學由北傳而南傳，由南傳而超越宗派。

美國金山寺 修習大乘苦行

「以前我曾經以為大乘是最偉大的，覺得小乘是初級的、甚至是低下的。接觸國際間的佛教後，才歸根原始佛教。」法師的母親和婆婆都是大乘佛教的修習者，他小時候讀的是中文大乘佛教經典。上世紀七十年代，出家數年後懷着年輕人求法的熱忱，一心尋找真正的導師。嚮往美國三藩市金山寺宣化上人帶領弟子們苦行求道的故事，沒有理會眾多的勸告，一意到美國金山寺修行。

在金山寺，清晨三點半起床，四點開始早課用功，實踐日中一食。「在那裏得益很大，是修行很重要的階段，讓我更理解原始佛教的重要性。」法師說，那裏的修行推使他思考，之後從印順導師的著作找到了答案，奠定了他一路走來的修學和弘法方向。

受印順導師啟迪回歸原始佛教

「印順導師是大天才、大智慧。他愛護自己的傳統，同時也超越了自己的傳統。」法光法師對印順導師推崇備至，在他的辦公室，印順導師的法照總是掛在當眼處。「印順導師沒有接觸過小乘，但知道歷史中佛陀所教導的重要性，而以身作則，研究佛法，回歸源頭。」印順導師的著作《佛法概論》、《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等追源原始佛教和印度佛教。受到印順導師啟迪，法師認識到要深入中國整體佛教，需要回歸印度佛教。在金山寺修習苦行約八個月後，約在一九七四、七五年期間，法光法師決定前往印度，「年輕時非常有理想，決心親身體驗當時歷史中佛陀走過的足跡。無論人們怎麼說都要去。」

由三藩市的金山寺，到洛杉磯的國際禪修中心修習半年後，法光法師到了印度那爛陀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但那時的那爛陀已經不是法師理想中的那爛陀了。印度的社會也嚮往物質追求，加上濃厚的婆羅門階級觀念，令法師難以長久停留。在尋思何去何從的時候，一位斯里蘭卡法師的建議，令法光法師與斯里蘭卡結下了至今逾四十年的緣分。雖然十多年前來到香港，他每年還是起碼兩次往返斯國。

法師稱：「在斯里蘭卡不會有人問你為甚麼要出家，只是為你而隨喜，這在香港沒有的。感覺到他們對佛陀的感情，那情操還在。」出於對斯國和原始佛教有深厚的感情，法師一直穿着南傳的僧袍，但並不表示他只是推崇南傳。親身體驗「大乘」與「小乘」的修習後，法光法師提倡「愛護自己的傳統，同時應能超越自己的傳統。」

着重生活上應用佛法

對於宗派之間的比較，如南傳佛教被稱為「小乘」，相對於北傳的「大乘」，法光法師強調，這是不對的。他指出，人們忽略了南傳佛教的重要性。南傳佛教有歷史性，着重佛法在生活上的應用。大乘佛教講空性、唯識，固然是正法；但非一般人能夠領悟。南傳佛教的四聖諦、八正道則在生活中能夠實踐。如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考慮到凡夫境地，對凡夫的生活方向、行為的動機及人與人的溝通等都作出了具體的指導。

南傳佛教修行以羅漢道為最高果位，北傳的菩薩道以成佛為終極目標。法

光法師表示，如果真正修行利己的，必然能夠利他。通過羅漢道或其他獲得智慧，一定會圓滿慈悲。「所以現在我們很機械性地，以偏差心態去分辨所謂南傳或北傳，羅漢道或菩薩道，我覺得不正確，這是我自己的體驗。」法師強調：「我們要向佛學習，而不是向某個宗派。尊敬自己的宗派而更能超越它才是真正的佛子。」

訪問完畢，對於宗教，對於學佛和佛學，及對作為佛弟子的意義有了更深層的理解，也明白法師從斯里蘭卡迎請印度傳統的佛陀雕像的用心。

謙卑求道

文：秀漣

法光法師：所到之處皆佛理

成佛之路，見佛自在。

不止一次聽別人說：有了信仰，

就能戰勝一切，彷彿信仰就是一切的靈丹妙藥；

只要皈依我佛，事事就能順意，一切都會順心。

對此，法光法師卻表示，學佛，

是叫我們保持謙遜，而不是虛無縹緲；

是要我們覺知痛苦，而不是只擁抱快樂。

穿過石屎森林，

我們看見……

快樂是甚麼？

學佛又是甚麼？

就算學佛經年，許多人內心，還是有這一個問題：求師問道，遵從師父的教誨，是不是就能修心養性，快樂做人，能登西方彼岸？

帶著許多許多問題，遇上法光法師。

見面的會議室很素淨，只有一張桌，一個大書櫃。三十多歲大學畢業後，便投身佛化教育的法光法師，先後任教於多所著名大學，包括台灣佛光大學、泰國國際佛教大學，和香港大學。如今，在石屎森林般的灣仔，辦了一所「香港佛法中心」，更開辦了文學碩士文憑課程，以中文教授阿毗達磨、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等。「開辦初期真的很辛苦啊……幸好有幾位學生幫我。」法光法師嘆了一口氣說道。

每個人都有煩惱，煩惱導致痛苦，法師的煩惱，或許就是如何善用「香港佛法中心」作為弘法的基地。在港十餘年的教學生涯，苦樂參半，對港的印象，也好壞參半；法師更曾為去留問題，有過一番內心掙扎，「我在香港大學退休之後，有一些海外學府接觸我，希望我去任教，不過學生不捨得，不讓我離開。港大始終是一間高等學府，有許多程序或系統，對我來說，太麻煩啦，而西方國家，對我來說，又毫無吸引力。」法師說：「你說香港不好麼……可是她中西文化合璧，而且學府多，基建好，市民對宗教的接受度較高。你說香港好麼……可是她又很商業化、功利化，市民很實際，事事問對自己有没有甚麼好處。」

矛盾，往往是難過的根源，也是弘法道路上的一大障礙。看著會議室外聳立的高樓大廈，法師不無感觸。然而，他內心一直覺得在華語的地區弘法，才是他的使命。「西方有許多傑出的佛學家，有的甚至並非佛教徒，為甚麼大中華地區的佛教學者，在研究上好像落後於人？」法師說，每想到這一點，便感到傷心，在情在理，研究佛教文化，我們應該更頂尖才對啊。

有人會問：法師也會感到煩惱的嗎？法師也是人，當然會有苦惱的時刻，那怕是法光法師一樣的學者。「信仰這回事啊，不能永遠用邏輯去思考，它也有情感的部分。就像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老師與學生的感情那樣。」有煩惱，不足懼，重要的是知道，如何把煩惱放下。「學生不需要多，佛陀也沒有很多學生啊！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間的羈絆。」這些羈絆，就成為推動佛法教育的助力。「我跟他們，也同樣在學習。」法師說。放下一切，保持謙卑，或許，姿態愈低，愈能感知快樂，愈能從微小之處，體察佛法真義。

大師的身影

求學問道的路上，每個岔口都要靠自己摸索，無疑是孤獨的。唯一的安慰，

就是路上有可以追隨的身影。

二十多歲時，法光法師隻身遠赴台中，當時他正埋首於碩士論文《入阿毗達磨論》，因緣際會，接觸到印順法師的著作，就想：「世界上唯獨他能解決我的問題！」「當時有人勸我別浪費時間，因為印順法師年事已高，深居簡出，已很少講經說法，去了也是白去。我當然不聽！」法光法師哈哈大笑說。於是，他獨闖台灣，拜訪印順法師。一見面，就向印順法師頂禮，說受到他的《說一切有部為主：論書及論師之研究》、《唯識學探源》、《攝大乘論講記》、《佛法概論》等著作所影響，希望印順法師可以指導他的論文。「印順法師真的很謙虛，他拉著我，跟我說：『你不要以為我寫了這麼厚的書就很厲害，其實我學到的只是皮毛而已！』還讓我每天早上去拜訪他，學習佛理。」於是，法光法師每天從掛單的慈明寺，坐一小時的車去見印順法師。「當時我還年輕，經常問好些批判性的問題，印順法師真的很謙虛，遇到不會的問題，直接跟我說：『這個我不太清楚，要回去找找書。』」曾經有比丘跟他說，昨天你問法師這麼多問題，弄得法師睡不著，一直翻書找答案！

說起印順法師，法光法師總滔滔不絕，充滿尊敬之心。印順法師跟他說的那一句：「法光，你的研究方向是正確的，不要擔心。」一直是他繼續

研究的動力。「研究佛學，不能選求一宗，就專研一宗，印順法師的偉大，在於超越宗派的偏見。他是中國人，修習大乘佛法，但他理解到印度佛教的重要性，想要全面了解佛教，或者中國佛教的源流，得同全面理解印度佛教，貫通中印。」法光法師感嘆地說。只要超越偏見，就能看到人類的知識，是何等的渺小，知道佛法浩瀚，就會懂得卑，不懂的事情，就直接說不懂，不故弄玄虛。「儘管我只跟印順法師學習了一個月，但真的受用匪淺。」法師如是說。

寬容與原則

在現今禮樂愈來愈崩壞的年代，信仰之路，愈加難行。遙想古時求法問道的乞士，向眾生化緣，覓得一餐溫飽，就去修行，這是真正的自在，無執無我。法光法師不無感嘆，有時在街上看到一些假扮乞士的假和尚，大部分都不是正宗出家人，而市民對佛學認知不深，因而被騙，令人傷心。「我想，這已不是佛法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很可惜。作為出家人，我們應該向市民解釋何謂正法，提升佛化教育接觸的層面。為甚麼市民會相信他們，捐錢給他們？因為市民不清楚真正的佛教是怎樣的。」法光法師嘆了一口氣，說：「如果你知道他們是假和尚，當然不應該順從他們的心意。若果有人把假和尚的行徑曝光，也是一種因果，他們因為自

己的行為而受到了懲罰。」

然而，這是不是說，作為佛弟子，就要把經藏，以至上師的言說，奉為至高無上，無可挑戰的圭臬？事事都要以此作為原則？法光法師說了這麼一個故事：「昔日，佛陀與一眾大比丘去到一個名為卡拉瑪的地方。在佛陀抵達之前，不少宗教的上師都曾在此開示說法。卡拉瑪人不辨其中的高低、好壞或真假，故請示佛陀，佛陀總結了多項原則，其中一點是：不以聖典為最終權威性；不以導師言說為最終權威性。就算是佛陀說的話，也要經過消化及思考。」所謂導師、上師或老師，其實與一般人無異。「無論是誰，一樣會有貪、嗔、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到底甚麼是正確的呢？甚麼是錯誤的呢？」法光法師表示，就算是佛陀，也不能論斷一切。最重要的，還是透過自己的分析、體驗，感知佛法，再去選擇做正確的事，說正確的話。

從事佛化教育多年，法光法師經常提到的一句，不是「安慰」，而是「滿足」和「感恩」，老師成就了學生，學生亦圓滿了老師的教育。當明白導師的身份，甚至不過也是名相虛妄的一種，眾生平等，無論你是甚麼人，同樣經歷生死。保持謙卑，其實是對自己寬容，把自己縮小，更能感知生活中微小的快樂，才能對世界的紛紛擾擾，泰然自若。

马佛总雪隆分会主席明吉法师特别推介：《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此书在国际佛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

出席这项新书推介礼的嘉宾有三宝堂住持胜勤法师、集制作、作曲、唱诵诸才华

于一身的新世纪佛曲名创作人黄慧音、推介礼主持人黄凤凤、王振威。

佛曲名创作人黄慧音也在会上唱诵《三皈依》，为整个新书推介礼添上几许庄严的氛围，场面一片法喜充满。

马来西亚明行学处 (Vidyācara a Buddhist Resource, Malaysia)

荣获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Kelaniya)

授权开设佛教文学硕士学位 (英文) 课程

为了提升佛学学术水平，并打造未来更多佛学学者，香港大学前任明德教授（佛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座教授法光法师 (Venerable Professor KL Dhammajoti) 日前在一个分享会上宣布马来西亚明行学处 (Vidyācara a Buddhist Resource, Malaysia 简称VBR) 荣获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Kelaniya) 授权开设线上和实体佛教文学硕士学位 (英文) 课程，即日起接受大众报名。

《凯拉尼亚》大学源于历史悠久的智严佛学院，自1875年建校以来，享誉为一所佛学卓越中心。明行学处将于2023年1月底开设佛教文学硕士(英文)课程，这个文学硕士学位，直接由《凯拉尼亚》大学颁发，为国际高等学府所公认。

曾在《凯拉尼亚》大学巴利文及佛学研究生院任教22年的法光法师表示，明行学处深感荣幸，能够与该大学的学术合作因缘十分殊胜，对促进当代佛学之兴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师鼓励对佛学有兴趣符合大学就

读标准的人士踊跃报读。

法师指出，此课程的策划，强调佛法的整体性，脱离宗派观念的偏执，并提倡“学佛而佛学，佛学而学佛”。计划在一年内，添设中文佛学硕士课。法师也期待未来更多佛教学者能够投利益众生的佛教领域。现时的英文硕士课程，法师亲自授课之外，也会邀请国际知名教授学者授课。学生可选择一年制或两年制，结业将获得《凯拉尼亚》大学颁发国际认证的文学硕士学位，惟申请者必须具备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

“為了鼓勵更多人研究佛學，明行學處也提供「非正規生」(Occasional Student) 單科選讀制，不問學歷背景；完成課業後，將頒發該選讀科 (可選多科) 的結業證書。”

欲知报名详情，请登陆

www.vidyacarana.org.my 或电邮 enquiry@vidyacarana.org.my

亦可电话咨询

+6017-2535577、+6012-329 6333。



法光法师的心血结晶 《说一切有部阿毘达磨》

“阿毗达磨”对现代 佛学研究的特别意义

9月10日正值中秋月圆之日，各媒体记者受邀出席于安邦三宝堂举行的“法光法师新书推介礼”。

法光法师1949年出生于吉隆坡，今已年届73岁，在国外从事英语和汉语佛学研究与教学30余年，法师如今带着他装载着满满睿智的行囊回来马来西亚。

他说他此行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实地了解本地佛学课程；二是：介绍他的著作。

他说他已经73岁，如果因缘成熟，他希望有一个地方让他成立佛法中心，他已经有一套现成的课程运作了十年，也成功培育了一些优秀的学子，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服务与奉献家国。

三宝堂住持胜勤法师于新书推介礼致辞说，他感动于法师有这个愿，也真希望大

家护持他这个愿望能实现，而爱护他的本地护法信众也劝他是时候归巢，把所学造福本地佛子。

国际佛学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法光法师从1982年起即在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巴利文及佛学研究院任教22年，其后到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任教十多年。现为香港佛法中心主席及光明精舍住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座教授。法师致力于南北传佛教各派之统一，2015年获钦哲基金会颁发终身成就奖。

法师撰写多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中《说一切有部阿毘达磨》英文《Sarvastivada Abhidharma》已经第5次再版，那是2002年在加拿大授课的讲义，经过编辑成为第一版。接下来的第二至第四再版是在香港授课的因缘，随后即成立了香港佛法中心。

法光法师/教授为其新书《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推介礼上指出，“阿毗达磨”（Abhidharma）作为一个看似颇具神秘感的佛教术语，常受误解：有人认为其乃琐碎而干燥的哲学，抑或以其为没有哲学理念的一个个清单，其在佛教修学中虽有其地位却也只是学问，而从事研究的僧人也被概念化为“学问僧”。有感于此种种误解，有必要澄清一下“阿毗达磨”的起源、最终目的以及根本立场，其对现代佛学研究的意义及贡献。



法光法师强调，统一南北传佛教并不是消灭宗派，这不是他的意思。

增办中文佛学研究课程

法光法师自2012年从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荣休后，旋即创办了香港佛法中心，并与斯里兰卡历史悠久的Kelaniya大学合办佛学研究课程。中心今年更增办中文佛学研究课程。

法师表示经过一年多的办学体验，他发觉“有许多习惯以中文沟通的学员，想系统化地探究佛学，我于是与Kelaniya大学磋商，最终得到校方同意，所以开设了中文佛学研究课程，方便他们能够透过中文修读佛法。”法光法师强调，办学是他的弘法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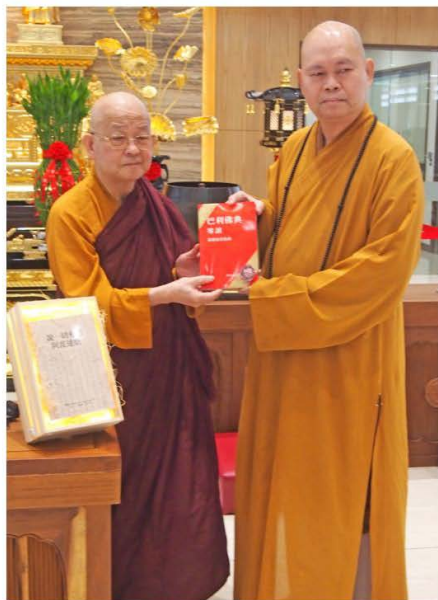
香港佛法中心创建于2012年4月，以“

佛学而学佛，学佛而佛学”为宗旨，弘扬佛法，提倡佛法教育，并从事慈善事业。依据信、勤、念、定、慧“五根”，中心将佛学研究及修行相结合，帮助人们实现和谐的日常生活，使人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佛教，消除宗派成见。

香港佛法中心为有志于学习佛法之人士提供巴利文暨佛学文凭、文学硕士（佛学）、哲学硕士（佛学）及哲学博士（佛学）等专业的学术课程及其他特别课程，内容涵盖南传、汉传与藏传三大佛教系统，完成学位课程并考核合格的学生将由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直接授予学位。

详情请见：

<http://buddhadharma.co/Courses>



马佛总雪隆分会主席明吉法师特别推介：《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此书在国际佛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

统，没有传统就没有佛法智慧的传承。”

法光法师特别以玄奘大师为例。他说，玄奘大师于唐朝时代就以身作则，他特别强调研究佛法、理解佛法要超越自己的宗派，他本身所属的是瑜伽行派，一般上我们说是法相唯识宗。玄奘大师有感于当时的论着不完整，他理解其中不完善之处。

“他的学习态度不像我们现代的人，觉得我们的中文是最好的，不需要再学习其他语文，如梵文。今天我们说要超越宗派，回归世尊的教导，就有声音说，我们中国传统已经很好、很伟大，懂得中文就懂得佛法，认为我们不需要回归印度佛教，这是很大的偏见。

“但是玄奘大师在古时已经意识到要真正了解佛法真实义，我们一定回归释尊的教法，他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到西方取经，留在印度那烂陀大学学习，花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研读小乘论，比如：《大毗婆沙论》、《俱舍论》、《说一切有部根本论》、《顺正理论》。

当他回国的时候，他所请回来的经典除了他所属的瑜伽行本和大乘经典之外，也带了很多小乘论典。

玄奘大师虽然于六十五岁圆寂，但是他献身于翻译的经典，小乘经典占大部分。可见，他超越自己的宗派，同时没有放弃自己的传承，反而从其他经典里的精华，充实他自己的宗派。”

法光法师说到这里再次强调，统一南北传佛教并不是消灭宗派，这不是他的意思。



推介礼主主持人黄凤凤。



佛曲名创作人黄慧音也在会上唱诵《三皈依》。

随着佛教从印度向北与南部方向流布，上座部与大众部两个部派的流传越广，面对更多的分歧，从根本分裂演变到枝末分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对教义与戒律有不同的理解与诠释。

法光法师精通汉文、梵文、巴利文、英文等语言，能熟练阅读汉、藏、英、日、法等多种文字的佛学资料，对南北传佛教哲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其“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研究在国际佛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

他说：“现在佛教界分门别户，无论在哪里，特别是南传和北传，一个说别人是小乘；一个被指为非佛所说。”

法师觉得要真正了解佛法的真实义，释迦牟尼佛真正的身教言教，首先要超越宗派，不要被门派所左右。这不等于说抹杀各宗派的存在价值或消灭宗派，在跨越宗派的同时，我们要爱护自己的传统，敬爱自己的派别，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因缘和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传承门派都有它对我们的意义。

统一南北传不是消灭宗派

那么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趋向呈现的是没有派别？

如果有这样的一天是值得

高兴的，但是法光法师强调的是要客观，我们要以佛说为基础而不是以部派所言为准，佛教有一句话：“依法不依人。”狭义的说，依人是指一位导师，广义地说是包括整个传统，那也是我们的善知识。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是传统这么说就是对的，那不是佛法，我们不能盲从，乃至三藏。佛陀鼓励弟子质疑，从一开始佛法就是批判性的，这是佛子应有的态度。法师特别声明，我们不能够摒弃传

香港佛光中心为有志于学习佛法之人士提供巴利文暨佛学文凭、文学硕士（佛学）、哲学硕士（佛学）及哲学博士（佛学）等专业的学术课程。



法师特别声明，我们不能够摒弃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佛法智慧的传承。

法光法师： 将佛学研究与修行相结合

文·金平 摄影·马绅



和合、变异、分解、和合、统一……世间万相生、住、异、灭的过程。

统一是让所有分离四散的分子和合团聚。当缘被召唤，因子从各方聚拢。

法光法师说他致力于统一南北传佛教。



香港佛法中心

THE BUDDHA-DHARMA CENTRE OF HONG KONG

地址：香港德輔道西 410 號太平洋廣場 28 樓

網頁：<https://buddhadharma.co>

查詢：(852) 2673 0081

電郵：enquiries@buddha-dharma.org.hk